

一个关于父亲、儿子
与他们热爱的国家令人
难忘的故事。



[荷] 卡德尔·阿卜杜拉 著

Kader Abdolah

潘源译

荷兰小说名家系列

Cuneiform

我父亲的笔记本

广东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我父亲的笔记本
[uneiform]

[荷] 卡德尔·阿卜杜拉 著

Kader Abdolah

潘源译

天书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Copyright © Kader Abdolah, 2000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Dutch
as Spijkerschrift by Uitgeverij De Geus bv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09—04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书：我父亲的笔记本 / (荷) 阿卜杜拉著；潘源
译.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11
(荷兰小说名家系列)
ISBN 978-7-5360-6043-2

I. ①天… II. ①阿… ②潘… III. ①长篇小说—荷
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9815号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易 平
装帧设计：梁丽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1 插页
字 数	195,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部 洞穴	1
洞穴	2
火车	22
妻子	36
圣井	50
伊斯法罕	61
新妻子	77
第二部 新天地	89
新天地	89
搬家	95
戴帽子的女人	105
莫萨德夫	115
鹦鹉	121
金钟	134
自立	147
巨人的阴影	156
荷兰沙丘	167
贾梅尔	180
马赫迪	191

阿克巴不想聋哑了	195
时光飞逝	199
达马万德峰	210
路的尽头	224
阿克巴笔记本的圣诞树	235
第三部 洞穴	249
一条新路	249
脚印	272
楔形文字笔记本	281

第一部 洞穴

于是，洞穴人^①最终在洞中寻求避难。“怜悯我们吧。”他们说道。

在那个洞中，我们多年来掩住他们的耳朵和眼睛。

太阳升起时，这些人看到它升到洞穴的右边。太阳下沉时，看到它落到左边，他们就在两者之间的空间生活。

他们以为自己醒了，但实际仍在沉睡。

我们把他们转向左，又转向右。

有人说，“他们有一个人，还有第四个在照看他们。”

其他人猜测说，“他们有五个人，第六个在照看他们。”

还有一些人说，“他们有七个。”没人知道。

我们把他们唤醒，这样他们或许可以相互询问。

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在这儿呆了一天，或不到一天。”另一个说：“只有安拉知道我们在这儿呆了多久。最好派一个人带着这枚银币进城。我们必须小心。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是谁，会用石头砸我们的。”

于是，杰米利嘉手里攥着银币，离开了洞穴。

当他到了城里，看到一切都变了，也听不懂这里的语言。

^① 《古兰经》中的著名故事。很多因其信仰而遭到迫害的人在洞穴中寻求庇护。他们筋疲力尽，睡着了。醒来时，他们看到自己的头发和胡须都老化了，似乎已沉睡了三百年。

他们在洞穴中已不知不觉沉睡了 300 年。还有人说是 309 年。^①

这是主的话，主的故事。而“洞穴”是阿迦·阿克巴房间里那部经典中的故事之一。

在努力译解阿迦·阿克巴秘密笔记本之前，我们已开始研究主的圣言。

我们有两个人，伊斯梅尔和我。伊斯梅尔是聋哑人阿迦·阿克巴的儿子。

尽管我见多识广，但无法看懂阿克巴的笔记，所以我的故事将讲到伊斯梅尔的诞生，然后把其余的留给他。但到故事结尾，我还会回来，因为伊斯梅尔无法破译他父亲笔记的最后部分。

洞穴

从阿姆斯特丹飞到德黑兰，需要整整五个小时。然后，你必须再乘四个半小时的火车，才能看到塞尼詹市的神奇山脉，它们就像一个古老的秘密，突然呈现在你眼前。

塞尼詹本身并不漂亮，且无历史可言。

秋季，凛冽的寒风刮过街道，白雪皑皑的山顶形成一个亘古不变的背景。

^① 《古兰经》和什叶派教徒祷告书上的章节并非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原文，而是被作者修改过。因此，应该把它们当做复述，或是书中人物记忆中的文本片段，而非直接引用。

塞尼詹没有特别的美食或产品。自舍帕拉河干涸以来，孩子们便在河床里尽情玩耍。妈妈们整天盯着他们，以确保他们没被陌生人诱入山谷。

城里唯一的著名诗人早已辞世，他曾写过一首关于塞尼詹的诗。该诗讲的是风将沙漠中的沙子携带出来，放到了该市居民的头上：

哦，风，哦，风，哎呀，我的眼中进了沙，
哦，我的心，哦，我的心，已填进半满的沙。
哎呀，她的唇上有一粒微小的沙。
我眼中的沙，哦，主啊，她那玫瑰色的唇。

诗的其余部分亦同此趣。

每当在古老市集中的一座大楼内举行诗歌朗诵会时，必定会有赞颂这些山脉的老人参加。他们热衷的主题是可追溯至萨珊王朝的古老楔形文字^①浮雕。

安东尼·奎因的一部关于穆罕默德的影片曾在塞尼詹放映。这简直是场盛事。数千不知电影院为何物的乡下人骑着骡子翻山越岭，惊奇地观看《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

数百只骡子拴在集市。当局兴奋异常。整整三个月，电影院的大门日夜开放，骡子吃着市政府食槽中的干草。

在国家历史中，塞尼詹虽然并不突出，但其周围的乡村却声名赫赫。它们提供了创造历史的名人。其中之一便是伟大的诗人齐阿姆·木卡姆·法拉哈尼，他的诗篇人人能诵：

① 楔形文字：曾使用于古代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国。

尽管我永远不敢大声说出，真主，
实际上您是一个捣蛋鬼，
否则您不会把契丹^①女子的唇齿
创造得如此妩媚动人。

这些村庄的女孩编织着最美丽的波斯地毯，神奇的魔毯，
你能乘着它们飞翔，著名的魔毯便是出自此地。

阿迦·阿克巴并非生在塞尼詹，而是这些村庄之一——尔耶，一个春季开满杏花、秋季满是杏果的村庄。

阿迦·阿克巴天生聋哑。他的家人——尤其是他妈妈——用一种简单的手语同他交流。这种手语包含了一百种手势，跟家人交流效果最好，邻居们也能理解一些。这种语言的效力在阿迦和他母亲之间的交流中发挥得最好，之后便是阿迦与伊斯梅尔之间。

尽管阿迦·阿克巴确实了解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总体而言，他对这个世界懵懂无知。譬如，他知道太阳发光，令他感到温暖，但不知道太阳是一个火球，也不知道没有太阳，就不会有生命，或有朝一日，太阳将不复存在，即如油尽灯枯。

他不理解为何月亮很小，然后逐渐变大。他对地心引力一无所知，也从未听说过阿基米德。他无从知晓波斯语包含 32 个字母：

alef, beh, peh, teh, seh, jeem, cheh, heh, kheh, daal, zaal,

① 契丹：波斯对中国北方的称呼，伊朗的蒙古征服者来自此地。

reh, zeh, zeh, seen, sheen, sad, zad, taa, zaa, eyn, gheyn,
faa, qaf, kaf, gaf, lam, meen, noon, vaav, haa, and ye。

就像 perestow (吞咽) 中的 “peh”, khorma (日期) 中的
“kheh”, talebi (甜瓜) 中的 “taa”, 以及 eshq (爱) 中的 “eyn”。

他的世界是他昔日的世界, 他经历的往事, 学到的事物,
他的记忆。

对他而言, 周、月和年是个谜。比如, 他何时第一次见到
空中的奇怪事物? 时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

阿迦·阿克巴的村庄很偏僻。很少有人到过尔耶。那儿没
有现代世界的痕迹: 没有自行车, 没有缝纫机。

一天, 当阿迦·阿克巴还是一个小男孩时, 他站在绿色的
草地上, 帮他的哥哥——一个牧羊人——照看一群羊。突然, 他
们的狗跃上一块岩石, 朝上望去。

这是第一次有飞机飞过该村上空。实际上, 这可能是第一
架飞过波斯领空的飞机。

后来, 那些银色的东西经常出现在村庄上空。孩子们便飞
快地跑上屋顶, 齐声吟唱:

嗨, 怪模样的铁鸟,
来我们的杏树坐坐,
来我们的广场落落。

“他们在唱什么？”小阿迦·阿克巴问妈妈。

“他们让铁鸟来树上坐坐。”

“但它不能。”

“对，他们知道，但他们想象它能。”

“什么是‘想象’？”

“就是‘想’。在他们的脑海中，看到铁鸟坐在树上。”

阿迦·阿克巴知道，当妈妈无法解释什么时，他就不该再问，而是简单地接受。

一天，在他六七岁时，妈妈躲到一棵树后，指着一个骑马的男人——一个肩上挂着步枪的贵族。

“那是你的父亲。”

“他？”

“是的。他是你的父亲。”

“那他为什么不回家？”

用他们最简单的手语，她把一个花冠放在自己头上，挺起自己的胸膛，说道：“他是一个贵族，出生高贵。一个学者。他有很多书，还有一支羽毛笔。他写作。”

阿迦·阿克巴的母亲——哈嘉尔——曾在这位贵族的宫殿中当佣人。他和他的妻子、十一个孩子一起住在那里。然而，他看出哈嘉尔与众不同，便将她带到他在拉莱扎山^①的房子，他的

① 该山得名于其山坡上的红色野郁金香花。

书都放在那儿，他在那儿的书房中工作。

而她打扫书房，掸去书上灰尘，填满墨水瓶，清洗羽毛笔。她为他做午餐，确保他有足够的烟叶。她为他洗衣、擦鞋。当他必须外出时，她递过他的帽子，为他拉着缰绳，直到他坐到马鞍上。

“哈嘉尔！”一天，他在书房桌子后叫道，他正在那儿写作。

“什么事，先生？”

“给我倒杯茶来。我有话跟你说。”

她用银盘子托来一杯茶。（人们仍能在阿迦·阿克巴妻子的壁炉架上看到那个银托盘。）

“坐下，哈嘉尔。”他说道。

她仍站着。

“来吧，哈嘉尔，我准许你坐下，所以坐吧。”

她坐在一把椅子的边上。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嘉尔。你生活中有个男人吗？”

她没有答话。

“回答我。我问你，你的生活中是否有个男人。”

“没有，先生。”

“我想让你做我的合同妻子^①。你愿意吗？”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① 根据什叶派教徒的法律，一个男人最多可娶四个妻子。此外，他可以拥有数量不限的合同妻子，其婚姻合同的时限从1小时到99年不等，但她们的子嗣没有继承权。

“那个我说了不算，先生。”她答道，“您得问我父亲。”

“我会在适当的时候问你父亲的。但首先我想知道你对这个主意的想法。”

她低着头，想了片刻，然后清晰地说道，“是的，先生，我愿意。”

就在那个晚上，哈嘉尔的父亲被村中阿訇带到贵族的书房。阿訇背诵了一小段经文，然后说道：“Ankahtu wa zawagtu。”^①宣布哈嘉尔为阿迦·哈迪·穆罕默德·哈兹纳维·霍拉桑尼的妻子。

接下来，阿訇跟她解释说，她可以生儿育女，但孩子不能继承父亲的名讳，也不能继承任何遗产。哈嘉尔的父亲得到了一片杏园，收成与哈嘉尔平分：一半归他，另一半给哈嘉尔和她的孩子。当父亲去世后，整个果园便属于哈嘉尔及其子女。

十分钟后，他的父亲和阿訇走了。哈嘉尔留了下来。

她穿了一件母亲留给她的蓝绿色套装。

一清早，她去了村中浴室，偷偷剔去体毛。然后，她把脚趾蘸进海娜花液，把手指蘸进鲁娜——一种野生的紫红色花朵——的汁液中，直到指甲染红。

“我要在这儿过夜，哈嘉尔。”贵族宣布道。

她铺好了床。

阿迦·哈迪·霍拉桑尼爬到她身旁的床上，她接纳了他。

哈嘉尔生了7个孩子。最小的阿迦·阿克巴生下来便是聋哑。

① “Ankahtu wa zawagtu”是在婚礼上背诵的话，正式宣布两人成为夫妻。

他还没长到一个月，她就注意到了。尽管看到他不能正常地作出反应，但她不愿相信。她整日带着他，只让别人短暂地看到他。这持续了六个月。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婴儿耳聋，但没人敢说。最后，哈嘉尔的大哥卡奇姆·汗^①认为，到了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卡奇姆·汗是位诗人，他骑马穿山越岭，终身未娶。尽管独居在村庄上面的山上，但他的生活中总是有女人。村民看到一连串女人的身影出现在他点着灯的窗前。没人知道他做些什么，或是骑马去了哪里。

当他房里有灯光时，人们就知道他在家。“诗人在家。”他们便相互转告。

关于他其他的事，他们一无所知。然而，当村子需要他时，他总会伸出援手。每到这时，他便是村庄之声。如果一股洪水将干涸的河床变得狂滔滚滚，人们的房子进满了水，他便立即骑马出现，使洪流改道。如果有几个孩子意外死亡，而其他母亲为自己孩子的生命担忧，他便会骑着马，带着医生前来。村里所有的新娘和新郎都把请他参加婚宴当做一种荣耀。

就是这位卡奇姆·汗骑着马来到哈嘉尔的庭院，在一棵老树荫中停下。“哈嘉尔！我的妹妹！”他叫道，仍在鞍上。

她打开窗户。

“欢迎，哥哥。您怎么不进来？”

“今晚能来我家吗？我想跟你谈谈。把那个婴儿带来。”

哈嘉尔知道他想跟她谈她儿子的事，意识到再也不能把她的婴儿藏起来了。

① “卡奇姆”是穆罕默德一个继承人的名字；“汗”是贵族。

夜晚来临，哈嘉尔把婴儿系在背上，爬上山，前往被村民称作“落在胡桃林中的宝石”的那座房子。

卡奇姆·汗在吸鸦片，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普遍接受的行为，甚至被认为是他诗人高贵气质的一种表征。

他已在火盆里燃起了煤，把烟管放在温暖的灰烬中，将黄褐色的薄鸦片放在盘子上。茶壶冒着气泡。

“坐下，哈嘉尔。你可以马上去热一下你的晚餐。我来抱这个孩子。他叫什么？阿克巴？阿迦·阿克巴？”

她不情愿地将婴儿交给哥哥。

“他多大了？七还是八个月？去吃你的晚餐吧。我想跟他单独呆一会儿。”

哈嘉尔觉得承受了巨大压力。她吃不下饭，而是泪如泉涌。

“好了，哈嘉尔，没必要哭。不要如此自责。如果你把这个婴儿藏起来，如果你放弃对他的期望，你就只能使他更糟。在过去的六或七个月，他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做，没真的接触这个世界。我到山里各处，都会看到聋哑的孩子。你必须让人们跟他说话。你所需要的就是一种语言，一种我们自己可以创造的手语。我会帮你的。从明天开始，让其他人也来照料他。让所有人尽力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跟他交流。”

哈嘉尔把她的孩子抱到厨房，再次泪流满面。这一次是慰藉的泪水。

稍后，当卡奇姆·汗吸了一点儿鸦片，感觉轻松愉快起来时，便进来，在她身边坐下。

“听着，哈嘉尔。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应该在这个孩子的

生命中发挥点作用。对于你其他的孩子，我没有这种感觉，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那个贵族，我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但在你离开之前，我得跟他谈谈这个婴儿的未来。该是那个贵族知道阿克巴有个舅舅的时候了。”

第二天，哈嘉尔带着阿克巴来到那座宫殿。此前她从未带哪个孩子去见他们的父亲。她敲响他书房的门，抱着阿克巴进去。迟疑片刻，她把婴儿放在桌上，说道，“我的孩子是聋哑人。”

“聋哑？我能帮你什么忙？”

过了一会儿，哈嘉尔才能看他的眼睛。

“让我的孩子拥有您的名字。”

“我的名字？”他问道，陷入沉默。

“如果你让他拥有您的名字，我保证不再打扰您了。”哈嘉尔说道。

贵族仍沉默着。

“您曾说你喜欢我，有一两次尊重过我。您说我永远可以请您帮忙。以前我从未请求过什么，因为我不需要，但现在我求您：让我的孩子拥有您的名字。仅此而已。我不是求您让他成为继承人。只是让阿克巴的名字记入官方文件。”

“孩子哭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给他点吃的。”

然后，他站了起来，打开窗，叫来仆人，“去把阿訇叫来，我们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

不久，阿訇来了。哈嘉尔被打发到另一个房间等待，这两个男人在关上的门后商议着。阿訇在一本书上写了几行字，然后起草了一份文件，让贵族签上名字。整件事只用了几分钟。阿訇骑着骡子回家了。

“给，哈嘉尔，这是你要的文件。但记住：把它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告诉任何人。只有等我死后，你才能给别人看。”

哈嘉尔把文件掖进衣服里，然后准备亲吻他的手。

“没必要这样，哈嘉尔。你现在可以回家了。但常来看看我。我会重复从前说过的话：我喜欢你，我希望还能见到你。”

哈嘉尔把婴儿系在背上，走了。当她从山上下来时，知道自己背着的孩子有了一个值得尊敬的名字：阿迦·阿克巴·穆罕默德·哈兹纳维·霍拉桑尼。

结果，这份文件毫无价值。贵族死后，他的子嗣贿赂了当地的阿訇，把阿迦·阿克巴的名字从遗嘱上除去。由于哈嘉尔根本没指望让她的孩子继承任何东西，所以这无关紧要，光这个名字就让她很满足了。这样，阿迦·阿克巴的出身便人所共知了。他父亲的祖籍可追溯至拉莱扎山上的宫殿。

阿克巴长大了，他结婚生子。即使他只是一个地毯修补匠，但他为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他一直带着那份文件，以及他那长长的名字。

阿克巴时常谈起自己的父亲，尤其想让他儿子伊斯梅尔知道，他的祖父是一位要人，一位骑着马、肩上挂着步枪的贵族。

这位贵族被一个俄国人杀害了。至于那个凶手是谁，没人知道。一个士兵？一个警官？还是偷偷越过边境的俄国小偷？

阿迦·阿克巴和他的祖先居住的山脉与俄罗斯接壤，当时称作“苏联”。山脉的南部属于伊朗；北部——连同它那永不融